



职场战争

zhi chang zhan zheng



— 老 砖 窑 —

网络原名：《俺见识过的极品女人》

时间有两种——黑夜与白昼

职场有两面——战争与和平

她为什么成了职场中的双刃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职场战争

zhi chang zhan zheng



老 砖 窑

网络原名：《俺见识过的极品女人》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职场战争/老砖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387 - 2445 - 5

I. 职...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0859 号

职场战争

作 者	老 砖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王 峰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5638648 发行科: 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8. 2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引 子	001
第一章 第一美女	004
第二章 不白之冤	019
第三章 瞒天过海	040
第四章 赶鸭上架	060
第五章 路见不平	076
第六章 皆大欢喜	097
第七章 悠长假期	115
第八章 将计就计	136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醉醒之间	154
第十章	调研参观团	172
第十一章	螳螂捕蝉	182
第十二章	计有连环	202
第十三章	走投无路	220
第十四章	劳燕分飞	239
第十五章	尘埃落定	260
尾声		282
后记		284



引子

人这一生，最幸福的是哪个时期？俺的答案是：婴儿期。在这个时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无所顾忌地吃奶、尿床、大笑、嚎哭，无知无畏地蔑视着这个世界的全部规则。做一切你想做的，抵制一切你不想做的，就是这个幸福年代的行为准则，除了婴儿期，这种幸福此生不会再有了吧？

当俺听说公司领导班子要调整，并且心里微微哆嗦了一下之后，俺就知道，自己在粤天公司的婴儿期算是彻底过去了，俺开始关注这些与幸福距离很远的东西了。

所谓班子调整，核心无疑是总经理老张和党委书记老谢的去向。要说俺们公司这两个一把手，那可真是卖米的碰上舍粥的——没办法尿到一壶去。老谢早年是野战军主力团政委，风华正茂时转业到本系统，原因不详。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职务、级别基本还是原地踏步。据俺推测，跟他耿直不阿的个性和不善变通的处事原则大有关系。

多年以前，公司有一对年轻男女偷情，老谢率人埋伏在现场周围，约摸里边激战正酣时，突然敲门发难，那小伙子情急之下跳窗出逃，被窗外的老谢逮了个正着。结果是：男的，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女的，行政记过。

世事如棋，十几年后，当年跳窗的小伙子小张成了公司总经理老张，跟老谢成了搭档。心里搁着这本旧账，两个人在公开场合的点头微笑就多了些意味深长的东西。

老谢老了，要不了三两年就该到点退休了，而张总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样一个背景下的班子调整，就是捏住鼻子也能闻得出味道，经过多年的分庭抗礼，老迈的老谢该靠边了，张总一统江山的日子快到了。

多年前老谢抓了张总的奸，张总也总算找机会还以颜色，坚决不让老谢的女儿——大专毕业的小谢进公司，为了不给小谢姑娘任何机会，

张总授意人事部在小谢姑娘毕业那一年，也就是去年搞了录用制度改革，本科以下的一律不要，职工子弟要进来，本科以上的参加考试，不够条件的只能当临时工。小谢当了临时工，待遇只有正式工的零头。谢书记是哑巴吃黄连——一肚子苦处说不出来，跟张总就更加势同水火。

老总和书记两个人办公室的面积、布局都一样，而且是一丝不差地门对门，这在风水上就犯了大忌，明显是个两败俱伤的格局。其他公司领导办公室簇拥在两个一把手两边，呈左右拱卫之势。说来也怪，跟张总一条心的几个，办公室都跟张总在一边，其他几个跟着老谢的，办公室都跟老谢在一边，隔着一条走廊对峙，阵营分明。俺曾经怀疑是管办公室分配的综合部副经理李秃子使坏，故意弄成这样子，可是后来公司领导层几经调整，副职走马灯一样换了几茬，两厢敌对的局势依然不改，俺就相信这是天数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整吧。

平时公司中层以下的人一到领导层集中办公的六楼腿就哆嗦，进这边的门，那边的人可能就起疑心，生怕站错了队，大概像俺这样没心没肺两边都进进出出的没几个。俺不怕站错队，因为俺压根就没想过要站队，俺也不管他们那些蛇缠蝎斗的事，俺来就是串个门，心中无鬼百无禁忌。

但这是以前，现在俺心中有鬼：俺和小谢谈恋爱了。为了避嫌，俺和小谢一直保持着秘密的单线联系。整个粤天公司没有人知道俺有女朋友，更没有人知道俺的女朋友就是小谢——党委书记老谢的独生女儿。老谢将来一旦得知小谢早已在他的眼皮底下被俺拿下，必定目瞪口呆，进而气急败坏，最后暴跳如雷。一想到这里，俺就忍不住要仰天长笑，爽啊。

第一次见到小谢，是在俺刚到公司不久，入职培训结束以后，老谢私人请俺们一群嘻嘻哈哈的新人吃饭。那时的小谢还看不出什么女孩样子，穿着宽大的校服，看不出跟俏丽干练的谢太太有什么血缘关系，马马虎虎叫声叔叔就开溜了。

再见小谢时，俺是以义务家庭教师的身份出现的，给她临时抱佛脚补习数学。当时的小谢已经给俺惊艳的感觉，真是女大十八变呐，变得让人眼花缭乱。俺从初中一路到大学，见惯了各色师生恋，不禁有些浮想联翩，教书育人的同时难免有些心猿意马。经过俺的认真补习，小谢的数学超水平发挥，顺利考上一所不错的大专。

读书期间，小谢跟俺时有交往，一起游过珠江水，一起爬过白云山，一起自行车纵横岭南。恰同学年少，风华正茂啊，虽然没有互相表

白过什么，但她已悄悄地不再叫俺叔叔，改成了喂。

满心希望老谢能把小谢安排到公司，方便俺们比翼双飞，结果安排是安排了，却成了临时工。俺不搞身份歧视，俺只认窈窕淑女，俺鸭子凫水——暗使劲，俺欲擒故纵围而不歼，俺得手了。小谢到公司后的不久，夜，月白风清，小谢接受了俺热烈的亲吻，宣布了一段酝酿已久的感情正式生效。

世上有很多事情，都会在当事人的犹豫中停步不前，尤其事后发现那些犹豫纯属扯淡的时候，你会非常恼火。俺和小谢的事就是这样。本来俺很早就想跟小谢摊牌的，但是两个后来被证实确属无聊的顾虑使俺拖延再三。第一，俺觉得自己是个乡下进城的穷小子，配不上老谢家的金枝玉叶，老谢什么人啊？怎么说也是个堂堂的党委书记；第二，俺怕别人，更怕小谢以为俺要攀龙附凤，俺不指望通过这个减少奋斗多少年，也不想引起别人的误会和轻视。

就算俺已经很有把握地察觉到，只要俺一主动表示，小谢一定会给予积极回应，但俺还是犹豫了那么大半年。人生谁不曾少年，追忆似水年华，总是少不了追悔莫及的内容。

人可以犯愚蠢的错误，但决不可以第二次犯同样愚蠢的错误，第一次你可以把责任推给老天爷，第二次就只能大嘴巴抽自己了。所以俺一直筹备着择机公布俺和小谢的关系，一是堵住小谢的嘴，让她不再喷有烦言。二呢，还有个说不出口的原因——摆脱老 A 的纠缠。跟老 A 这种不尴不尬的关系，已经让俺烦透了。

俺这个括弧副科级的工程二部经理，除了风里雨里跑了六年工地，就是靠着和张总、老谢关系都过得去，在夹缝里钻出来的。这种敏感时期公开和小谢的关系，在张总看来，无疑是公然站到了老谢一边，万一老谢下来了，俺会不会被张总捎带着修理一家伙？俺知道这么想不厚道，但是俺不能不认真想了想，或者让小谢继续当一段地下恋人？

第一章 第一美女

就从老 A 说起吧。按广州人的说法，老 A 是一名靓女。她最大的“靓点”是丰满，圆脸、圆胸、圆臀，总而言之，浑身都是圆的。如果您要研究圆周率，在她身上一定能有很好的发现。老 A 的第二个“靓点”是白，白脸、白胳膊、白腿，总而言之，能看到的部分，除了毛发眼珠嘴唇，其他都是白的。除此之外，老 A 还多才多艺，唱歌跳舞发嗲撒娇，没有她不擅长的。

粤天这种工程施工类的国营公司，本来就很少能吸引到女大学生，何况又是不折不扣的靓女，老 A 一到公司，天经地义地就红起来，是大红，不是小红，红到发紫，紫到发黑。

寡妇门前是非多，靓女门前是非更多，公司里多少恶狼一样的光棍汉，还有已经成家但还想入非非的前光棍汉，都在暗中死死盯住了老 A。从一开始老 A 就是一个公众人物，而且迅速被公推为粤天公司第一美女。

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老光棍，俺对老 A 的青春美艳不是不动心，但是俺总觉得老 A 的美艳下少了温柔，她对工作上的利益纷争有近乎偏执的狂热，老 A 分在工程一部，俺刚刚成为工程二部副经理不久，两个积怨已久的部门因为互相抢项目推责任，工作上也经常发生交涉，俺最怕遇到的不是工程一部经理庄贲，而是老 A。她试图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显示自己的强悍，让人觉得异常难缠。而且据俺观察，老 A 虽然外表端庄，其实对付男人很有一套，她有办法让几乎所有跟她交往的男人，都觉得自己很受她的青睐，进而怀有某种幻想，但是其实老 A 守身很严，俺看一般人很难吃到她的豆腐，更别说占什么实质性的便宜了。进一步的结论是：老 A 老于世故，似乎是风月场中久经历练的，这样的女人，跟俺绝对不是一路人，俺不自觉地对她敬而远之。

俗人曰过：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男女一理，女人对得不到的恐怕也是心向往之，俺模模糊糊地察觉到，在众

多男人的围追堵截之外，老 A 似乎对不怎么巴结她的俺，有那么一点特别的兴趣。

每逢周末，公司工会都要在小礼堂举办舞会，来人甚多，男的以光棍为主，女的则老少都有。不用说，老 A 自然是热点中的热点，众星捧月中的明月。等着请她跳舞的男士排成长队，都迫不及待地想搂住她丰腴的腰肢，贴住她饱胀的双峰，捏住她肉感的玉手，然后且舞且爽，爽到飞起。

如果把世上的人分成忙人和闲人两种的话，在舞会这个场合，老 A 自然是忙人，俺则是标准的闲人。因为俺不会跳舞，只会踩着舞曲走正步。俺来泡舞会的目的，其实主要是喝免费的啤酒，顺便打望一下美女，消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

到了舞会将近结束时，俺的啤酒也灌得差不多了。没想到老 A 姗姗而来，一屁股坐到俺旁边，很认真地对俺说：喂，你怎么一晚上也不请我跳舞？

呵呵，老 A 你忙成那样，俺就是想请也挤不到跟前呐！轻轻一句话，反成了俺的责任，让俺既歉疚，又领悟到靓女一晚上都没忘记俺，即便是在别个男人怀里旋转飞舞的时候。

盛情难却，俺不得不在其他男人嫉妒的目光中陪老 A 跳了一曲，把她的玉足狠狠踩了 N 次。边踩边想：老 A 啊老 A，你丫可真奸诈啊你，迷惑男人还真是有一手啊，要不是俺虚长几岁，见过一些山高水低，还不得当场晕菜。

虽然俺内心对老 A 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却不能真正远离她，关系在一步步接近，感情却在一点点疏远。老 A 就像一口堆满了美食的陷阱，让俺心存戒备却恋恋不舍。

若干年后，中国有了超女，俺这才恍然，老 A 就是俺们粤天公司的超女啊。天生丽质难自弃，酒香不怕巷子深。老 A 不光在本公司拥趸众多，外界人士也不断慕名前来追捧，俺的同学曲胖子就是其中一个。

曲胖子跟俺大学四年住一间宿舍，跟曲胖子在一起，好像总是俺吃亏：曲胖子打呼噜，逼得俺经常失眠；曲胖子吃得多，隔三岔五借俺的饭票不还；曲胖子学习不用功，考试十次有九次抄俺的答案；曲胖子不爱洗衣服，眼瞅不见就偷俺的干净袜子穿；曲胖子追求法语专业一女生，俺帮着写了无数情书，最后花前月下的是他们。

但是曲胖子出身武术之乡，打小就练功夫，出门办事带上特实用。俺毕业前在学校西门外商业街买到假烟，回去交涉，老板不光不给退换，还电话叫来几个烂仔吓唬俺。俺一挥手：胖子，给俺打。曲胖子抓条凳子上去一通挥舞，烂仔们趴下一半跑掉一半，披红挂彩的，差不多都成了真的烂仔。

曲胖子因为打架出过事，一时高兴把人家打狠了，苦主告到学校来。按照规定，开除是跑不掉了。偏巧俺跟教务处长有点绕弯子的亲戚关系，帮他送礼外加低声下气求人，最后弄了个赔偿医药费、记过处分。随后又做了点工作，处分通知也没往档案里装。可是钱花得真不少，曲胖子弄得一贫如洗，俺捐出了在校外公司打工半年的全部收入，对两个穷学生来说，那是天文数字了。那一阵，俺看见曲胖子就恨不得抡圆了抽，丧师辱国的败类嘛！

毕业后坐同一趟列车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俺进这家公司能吃饱饭，就一直呆到现在。曲胖子去的地方养不活人，去年一怒之下报考公务员，居然考上了。俺就想不通，他能考上公务员，那俺可以直接当市长了。

按说曲胖子这人的毛病也没有，只是一见靓女就迈不动腿兼脑子短路，有一次他到公司找俺，在楼道里碰到刚从卫生间出来的老 A，惊为天人，立马开始缠着俺帮他介绍。

俺眼珠一转，不禁喜上心头。俺那时候正紧锣密鼓地追小谢，觉得老 A 见天在眼前晃来晃去实在闹心，一瞌睡就有人递枕头，让曲胖子缠住她，俺刚好可以专心和小谢风花雪月。虽然老 A 追求者甚众，但靓女本无主，唯有德者居之，曲胖子未必没有机会。有枣没枣打两竿吧，俺张口就答应下来。

应该说，老 A 和曲胖子没有一见钟情，但如同对待众多追求者一样，老 A 也没有明确表示出对曲胖子的厌弃，不温不火地交往着。曲胖子空有一身武艺，奈何那老 A 借力打力的功夫已臻化境，曲胖子感觉一切努力都像泥牛入海，连一丝浪花也翻不起来，不禁打起退堂鼓。俺鼓励曲胖子说，有赌不为输，还有翻盘的机会嘛。几个月下来，曲胖子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觉得这样下去早晚非疯掉不可，私下里跟俺说，要约老 A 吃顿饭，成不成一锤子买卖，如果能把老 A 灌翻，或者至少灌出几分醉意，说不定乘兴成就好事也未可知。

其实俺知道，曲胖子心里已经认输了，所谓放手一搏，其实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不过为朋友两肋插刀，既然曲胖子要折腾，俺就配合

呗。记得那天一共四个人，曲胖子、老 A、俺，还有老 A 同一部门、同一宿舍的于大波。酒是五粮液，足以看出曲胖子下了血本，平时请俺喝酒都是二锅头九江双蒸之类凑合着。老 A 也不推辞，酒到杯干，十分豪爽。菜刚上齐，一瓶很快见底了，于大波基本不喝，俺还撑得住，曲胖子稍微有点醉意，老 A 居然啥事没有！

老 A 捏起兰花指，在空瓶子上弹了一记，问：胖子，还喝吗？

曲胖子咬咬牙，不甘心就这么偃旗息鼓，红着脸说：再来一瓶！

第二瓶很快又见底了，俺勉强还撑得住，曲胖子已经是勉强支持，于大波文静地陪着笑脸，老 A 依旧面不改色。

老 A 用甜美的嗓音问：胖子，还喝吗？

曲胖子看看老 A 又看看俺，无奈地说：不喝喽，不喝喽！老 A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能喝多少？

老 A 粲然一笑：不喝我就走喽，我酒量一般，也就差不多能陪你们喝一点。

说完，老 A 起身飘然而去。

老 A 虽然是笑着走的，却没有跟俺告别，甚至连看都没看俺一眼。就算她腻味了曲胖子的穷追不舍，也没必要对俺这个媒人冷若冰霜吧？俺很自恋地判断：这说明老 A 是真对俺有意思了，俺给她介绍男朋友，她当然不高兴，当然要给俺一个下不来台喽。

想想怪无趣的，俺也装做满面春风地起身：胖子，你埋单啊，俺走先。

说完，叫了于大波一起飘然而去，曲胖子兀自呆呆坐着。

这场酒成了俺和老 A 关系的转折点，此前俺们相处还算融洽，中午在餐厅吃饭都是聚到一桌，有说有笑的，有时还你给我一筷子鱼我夹你一筷子肉。现在俺看她坐哪里马上躲得远远的，其他场合也是杨白劳躲黄世仁一样尽量避开她。老 A 对俺的变化肯定有所觉察，有时候路上遇到，例行公事地打个招呼，她脸上会带出很明显的讥笑，挑衅地看着俺，弄得俺心虚得紧，像亏欠了她什么一样。以前那种不尴不尬的关系，终于变得尴尬起来。

尽管曲胖子没有得手，但在他缠住老 A 的几个里，俺和小谢的关系终于水到渠成地明确下来。为了将来迎娶小谢，俺省吃俭用买下一套房子，虽然只是两房两厅，而且还贷了款，但已经弄得俺几乎山穷水尽。接下来的装修，俺充分发挥了项目管理的专长，严格控制成本，为

了省钱，几乎所有的材料都亲自采购。与管理处斗，其乐无穷；与包工头斗，其乐无穷；与建材商斗，其乐也无穷！

两个月过后，房子马马虎虎装修好了，装修标准很普通，甚至连家具都还没配齐，但俺心里那个美啊。在俺老家，房子是人一生的大事，印象中那些面色黧黑的叔叔大爷们，似乎一辈子都在翻盖房子。儿子要成家，一座新宅子是必不可少的，盖了老大盖老二，盖了老二盖老三，好不容易都盖完，又该翻新了，土坯房变砖瓦房，砖瓦房变楼房。俺以前实在不理解父老乡亲们为房子操劳一辈子的必要性，现在俺明白了，不管在哪里，房子就是人的立足之本，它能让人在激烈变动的生活中气定神闲。

按原定计划，新房入伙，要请一帮同事朋友热闹一下，小谢准备以女主人的身份高调亮相。因为听到公司班子调整的传言，俺劝说小谢暂不出镜，以免给谢书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小谢睁大眼睛疑惑了一阵，给俺一劝一哄，也就同意了。

本来没打算请老 A，说到底跟她没什么，但心里总觉得别扭，怕给小谢看出什么蛛丝马迹。不过既然小谢不出场，不请老 A 好像又有点小家子气，于是也就请了。

数数手上的现金，连买了一箱啤酒都不够了，只好临时到小区超市赊了一箱。天热，人多，冰镇啤酒下得太快，看看肯定是不够的，只好硬着头皮又去赊了一箱。许是自己心虚，觉得超市漂亮老板娘看俺的眼神都有几分鄙视，鄙视就鄙视吧，反正酒还是赊给俺了。

俺心里直打鼓，真怕这一箱喝完还不够。再要去赊，俺的脸皮就不够厚了。忐忑地举起杯子说：大家放开喝啊，喝多了，房间有床，客厅有沙发，实在不行还有地板，自己找地方随便躺。

喝得最猛的是曲胖子，这家伙本来就有酒瘾，自从混进了公务员队伍，酒量更是见长。老 A 倒是喝得很斯文，意思一下而已。曲胖子好像故意气老 A，连正眼都不看她，反而不时跟于大波交头接耳。于大波历来腼腆，给曲胖子说得脸一红一白的，有时又忍不住低头浅笑。

老 A 似乎并不在意曲胖子的冷落，神情自若地在人堆中周旋着。俺看没人注意，拉了曲胖子到厨房小阳台，关了玻璃门，压低声音说：胖子，不是俺说你，你不理人家老 A 也就算了，干吗还跟于大波那样，于大波跟老 A 一间宿舍住着，这不是摆明了跟老 A 叫板吗？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何必念念不忘？

曲胖子红脸上写满了愤慨，靠近过来说：哥哥，不是我气量小，我

跟你说件事，你也得生气。

俺看曲胖子不像说笑，就问：什么事？你说。

曲胖子伸手过来，说：哥哥，给我支烟，听我慢慢说……前些天我去宿舍找小于，刚呆了一会儿，老 A 就回来了，后面还跟了个男人，拎着几个快餐盒，原来是打包的饭菜，在桌子上摆开就开始大吃大喝。我看呆下去不是事，就跟小于一起出去……

俺问：你说的小于是于大波吧？你找她干吗？

曲胖子一时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嘿嘿干笑着。

在老 A 进粤天公司之前，于大波也曾经牢牢占据公司第一美女的宝座。如果说老 A 是美女中的豪放派，活力四射，饱满丰润，当得起环肥俚色（环，自然是杨玉环，俚，不用说是巩大美女了）四个字；那么于大波则是美女中的婉约派，身材高挑纤细，气质温婉娴雅，未开口先微笑，笑了还舍不得露牙那种。老 A 胜过于大波之处，在于五官的俏丽和肤色的白皙，于大波则似乎在气质上略胜一筹，虽然略有高下，也算各擅胜场。

俺猜度着问：胖子，刚在老 A 那儿碰了钉子，莫非你又盯上小于了？你小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几年小于不知道有多少男人追过，哪个不比你条件过硬些？结果个个都碰了软钉子，你说，吃瓜子吃出个臭虫——你算什么（仁）吧？

曲胖子脖子一拧，说：哥哥，你还别不信，小于现在差不多算我女朋友了。

俺好奇地问：差不多？还差多少？

曲胖子咧嘴笑着说：嘿嘿，还不就是差床上那点事。

俺伸手点着曲胖子说：胖子，瞧你那点出息，王八对了绿豆眼，也不知道小于看中你什么了。接着说吧，老 A 有什么事？

曲胖子说：我和小于出去找个大排档狠吃了一顿，然后送她回宿舍，老 A 和那个男人都不在了，满桌子满地的垃圾，饭盒、饭粒、油污、纸巾，到处都是。小于爱干净，实在受不得这个，就拿笤帚扫地。扫着扫着，你猜怎么着？居然从老 A 床下扫出一只用过的安全套，我捏了捏，还热乎着呢。

俺烦躁地说：去你娘的，真恶心。

心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弥散开来，刚才的好心情一扫而空。老 A 有意无意地朝俺靠拢时，俺觉得是个负担，如今老 A 这样，俺又满心不自在，俺把自己都搞糊涂了。

平息着一拱一拱的怒气，俺问曲胖子：那奸夫是谁？认识吗？

曲胖子说：我不认识，不过听小于说是你们公司的，叫庄贲。

俺不由大怒，心道：原来是这个王八蛋！

庄贲何许人也？老 A 所在的工程一部经理，张总经理的心腹爱将，这次传闻中要进入公司领导班子的角色，在粤天公司算是个颇能呼风唤雨的人物。

一听说是他，俺倒不奇怪了，庄贲这方面早已臭名昭著，如果说老 A 是一只缝鸡蛋的话，那庄贲绝对是一只最大个的红头老苍蝇。

俺叮嘱曲胖子：你跟小于都帮俺盯紧点，老 A 和庄贲有什么动向，及时向俺报告。

曲胖子做不理解状：哥哥，这关你什么事，至于那么上心吗？

俺正告曲胖子：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青天白日的，不能让他们太嚣张了！

说得曲胖子连连点头：对，不能让他们太嚣张了！

俺低头暗笑，俺是因为和庄贲有过节，多多少少对老 A 还有点酸溜溜的感觉，曲胖子呢，无非因为追老 A 没追上，却给庄贲后来居上，存心报复。真是一拍即合，没一个安好心的。

俺给曲胖子递根烟，说：胖子，你说庄贲这种人，该怎么对付？

曲胖子回答得很干脆：找个人多的地方，揪住他狠揍一顿，就说他抢了你的女人。

俺恨不得先揪住曲胖子揍一顿，恨恨地说：这不是把俺降低到和庄贲一样的层次了吗？丢不起那脸！再说了，俺和老 A 清清白白毫无瓜葛，哪里来这一说啊？

曲胖子瞪俺一眼：你要是这也怕那也怕，就别琢磨这事了，实在不行，你给庄贲他老婆打个电话，让她出头帮你闹。

俺心中一喜，这倒是个好办法，别看曲胖子平时粗，粗中有细啊。俺握住曲胖子的手问：胖子，你说咱俩是好朋友不？

曲胖子有点不知所措：还用说，我这两肋给你插多少回刀了！

俺说：那好，俺跟你商量个正经事，你刚才说，咱打电话给庄贲他老婆，把庄贲跟老 A 的事儿给他兜出来，俺觉得这个主意高啊，一般人俺看他想不出来，你老曲不愧是公务员，处理问题就是高。

曲胖子很无所谓地一甩头发：其实也没啥，经验都是在实践中积累的，要多总结群众的智慧……

俺赶紧打断他的演讲：胖子，俺的意思是，俺跟庄贲太熟，打这个电话容易暴露，要不你受累给打一个？回头白天鹅自助餐，俺请客，你跟小于都去。

曲胖子有点动心了，沉吟着，冷不丁地问：你最近穷得烟都抽不上了，拿什么去白天鹅啊？

俺赶紧表态：这个你不用担心，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兑现承诺。

曲胖子说：那你就赌好吧，这事交给我，算你找对人喽。

说罢，曲胖子扭摆着去了客厅，留给俺一个肥硕的背影。

酒喝完了，人走光了，俺也无心收拾客厅里的一片狼藉，陷在沙发里琢磨着老 A 和庄贲的事。

人的缘分真是天定的，就像庄贲，也算得上仪表堂堂，和蔼可亲，可俺从第一眼见他，就觉得那一脸笑纹都透着假。这个第一印象实际已经决定了俺和他不能成为朋友，甚至连和平共处都做不到，工作上不多的交往，也经常带来大大小小的摩擦。记忆最深的是刚到公司第一年，当时庄贲还是综合部副经理，因为领一箱复印纸，庄贲夹枪带棒地指责俺们部门复印纸消耗太快，暗示有人公物私用。俺也不是撅起屁股随人抽的善马，当即跟他刀对刀枪对枪地顶了起来。芝麻大一点事情，最后闹到谢书记那里，两个人各打五十大板，个个给训得灰头土脸，这算结下了梁子。

随后，俺和庄贲就进入敌对状态，大小摩擦不断。一直到庄贲调任工程一部当经理，俺从新仔熬到工程二部副经理，工作上接触更多，摩擦更大，关系更是每况愈下。跟庄贲打交道越多，越发现此人虽然不招俺待见，但是做事时机分寸拿捏得非常到位，该牛的时候绝不少牛一分，该装孙子的时候绝不少装一分，这一点俺不得不佩服。在庄贲的字典里，利益是核心，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俺这号人，既不能超脱名利，偏偏又自高自大，见人惯作青白眼，对脾气的就青眼有加，不对脾气的就横施白眼，把利益远远放到一边。等到吃了亏倒了霉，又后悔不迭，总以为是自己处置不当遇人不淑，其实压根从指导思想上就是错误的，南辕北辙，其结果不问可知。

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庄贲就是俺学习的榜样。他小办事员出身，却在行政、业务部门都当到头头，自己没两把刷子，光靠传说中的后台肯定是不行的。要弄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旦煮成夹生饭，搞不好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老 A 的事情，无疑是个打着灯

笼都找不着的好题材，俺寻思着这事要双管齐下，一头让曲胖子去给庄太太打电话，搞得庄贲后院起火，一头要想办法让老谢介入。

当年老谢捉了张总的奸，而且毫不留情地给予严厉处分，人都说老谢太教条，有点小题大做。但大家都知道，老谢没有一点私心杂念，他唯一的理由就是原则。上级说了，不能乱搞男女关系，所以谁乱搞男女关系他就捉谁的奸，即便当事人是他儿子也一样会捉。如果他知道了庄贲和老 A 的事，可能一样会去捉奸，问题是捉了以后呢？恐怕很难有严厉的处理措施出台，毕竟不是十几年前了，组织对员工床上的事已经不太过问，而且有张总在背后给庄贲撑腰，老谢的意见能通过吗？

就在俺苦思不得良策的时候，一个消息震惊了全公司：老 A 升迁了！

老 A 所在的工程一部，跟俺所在的工程二部，架构基本一样：经理负责全面，副经理三名，各自分管一个业务室，各业务室都有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实际上对决策有影响的就是经理、副经理和室主任，副主任基本上就是工头，带领大家当老黄牛的。待遇上，从室主任开始呈现较大的级差。所以说，能混到室主任，就可以少干活多拿钱，甚至不干活干拿钱了。

但是要熬到室主任谈何容易，且不说公司那么多年轻的技术、管理人员，要过五关斩六将层层筛选，单就时间来说，论资排辈排排座吃果果的话，正常需要至少五年才能熬到业务室副主任。俺六年当上部门副经理，那在粤天公司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是因为俺在业务上确实有两下子，二是农村出来的傻小子，干活不惜力气，几乎风里雨里在工地上滚了六年。老 A 两年升到室主任，而且跳过了副主任这一级，那感觉就像当年第三世界突然放了颗卫星上天，全公司为之叽叽喳喳。

俺知道，这肯定是庄贲的杰作，要不俺怎么一直说庄贲是个人物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老 A 和庄贲狼狈为奸的关系中，老 A 开始占据上风。老 A 啊老 A，俺不能不对你刮目相看了。奇女子，好巾帼！谁说女子不如男，俺就跟谁急眼。

为庆祝升迁，老 A 摆了一桌，俺应邀出席，却自己都搞不清楚以什么身份来的，论公，两个部门是死敌，论私，老 A 正跟俺不冷不热的。

老 A 坐主人位，庄贲坐主宾位，两个人挨得紧紧的，一副不要脸相。俺挨着庄贲下首坐，满心不痛快，暗打主意要找点茬子出来踢场